

新 演 义 小 说 系 列

新儒林传

上海辞书出版社
麦冬 张旗 著

在明朝读书



新 演 义 小 说 系 列

新儒林传

上海辞书出版社
麦冬 张旗 著

在明朝读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儒林传·在明朝读书/麦冬,张旗著.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5

ISBN 7-5326-1575-8

I. ①新... ②在... II. ①麦... ②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32295 号

新儒林传·在明朝读书

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陕西北路457号 邮政编码 200040)

上海长阳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5.75 插页 1 字数 132 500

2004年5月第1版 2004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 100

ISBN 7-5326-1575-8/I·56

定价: 12.80 元

编者的话

新演义小说系列是一套探索性的文学读物。最初是从杨静南先生的一篇小说《杜嫩的可疑生活》中受到启发的,在这篇小说中,作者以明话本小说《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的人物、背景为基础,从现代的视角出发探讨了杜十娘在跟随李甲之后,多种可能的生活和思想状况,以及由这些可能性中产生的焦虑和思考,而这些焦虑和思考也是现代人的焦虑和思考。作者用现代小说结构模式来解构这个故事中人物之间的关系、事情发生的可能性。

这样新颖、有创造性的写法在鲁迅先生的《故事新编》中早有体现。依托古代故事,在故事的内容和形式上进行双重翻新。实际上,就是要超越原来的故事,让旧故事生长在现代生活的土壤之中,让其中某些有意义的东西能够鲜活地存在下去。这也是这套新演义小说系列创作出版的缘由。新演义小说系列包括四册:《新侠客传·贞元年间的隐秘镜子》,《新列女传·杜嫩的可疑生活》,《新儒林传·在明朝读书》,《另类成语·呼唤龙》。

在《新侠客传》中,作者用现代小说模式重写了聂隐娘、荆轲、欧阳春、要离几个历史的或者小说中的侠客的故事,试图以反武侠的立场彻底颠覆传统侠义小说对于动作本身的追求,而代之以一种形而上的文化反思,从而找到进入真正的侠义世界的神秘通道;在《新列女传》中,通过对关于杜十娘、薛涛、花魁娘子王美、褒姒的四个故事的重新解读和叙写,不仅直接指刺现实生活,更指向人性的幽微;《新儒林传》选择了《儒

林外史》中的两个人物，范进和周进，作者突破了原来小说的框架，写的是范进中举之前和周进离开官场回到家乡后的生活，这本书还写了一个儒生宁采臣，通过对三个知识分子的深刻描画来反映他们在各自的迷宫中作令人黯然神伤的困兽犹斗；而《另类成语》则颠覆了叶公好龙、守株待兔、一叶障目这些成语的本意，在奇趣而浪漫、热情而魔幻的原创故事中，对“文明冲突”、“专制迷途”、“人性荒诞”等严肃的命题进行了深刻思考。

这套书的写作得力于一群新锐小说家，他们是：杨雪帆、黎晗、杨静南、麦冬、张旗、康桥。在世事纷扰之下，写作似乎已经成了一种“边缘”生活，但他们依旧执着于此。这些年，他们在一些权威的文学媒体发表小说、出版文集，并且为一些重要报纸杂志的专栏撰稿。在偶然的情境中，他们六人结成松散的集体，被称为“可能六人”。在这个群体中，他们相互审视，相互批判，相互砥砺，文学就是他们当下的生活。

在这套书的写作上，我们关注的是从古代故事那里出发来反思现代生活；我们要求小说从内容和形式进行全面翻新。由于作品出自六位作家之手，每篇小说的叙述手段与文字风格并不统一，而形式的多样化与思考的多向度是他们共同的追求。出于小说创作的需要，作者有时候忽略历史细节，甚至杜撰一些人和事物，有意模糊历史与现代的时间界限，在这套书中都是被允许的。

无论如何，这套书经过辛苦的写作与编排，终于与读者见面了。一段文字、一种作品一旦形成，就有了它们自己的生命，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套书已经给出了思考和阅读的多重可能。如果读者因之而获得审美和审智的种种愉悦，正好就是作者和编者共同的良好祝愿。

目 录

在明朝读书	麦 冬 1
个人的牢狱	张 旗 70
我的情人聂小倩	张 旗 142

在明朝读书

〈麦·冬〉

题记：本篇中人物均来自《儒林外史》。

范进：我就是范进

说实话，我就是范进，从小立志当个有用的读书人，现在看来要先学会杀猪和卖肉。我要学的东西还真不少，先把猪摁牢，然后是放血、脱毛、开膛剖肚，忍受震破耳膜的猪叫。岳丈大人站在身后瞧着我，他表情放松，没有任何慌乱不安，对自己的女婿充满了信心。他气质不错，看上去像位杀猪界的宗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就是我的导师，正是他给了我无限的信心和勇气，让我从一个无所事事的人变成一个实干家，从一个白日梦爱好者成为一个现实主义者。现在，我把猪摁牢了，摁住愚蠢的猪头，摁住疯狂的猪蹄，全摁住了。谢天谢地，没有出现任何意外，没有发生公猪逃脱，在村子里乱蹦瞎跳之类丢人现眼的丑事。我顺顺当当地放了血，脱了毛，“嘶啦”一声开膛剖肚，看见猪心怦怦跳动，脾脏一张一合，血水顺着木架流淌到地板上。一切都那么井井有条。现在，我瞧瞧黎明的天色，瞧瞧大卸八块的猪肉，瞧瞧苍白丑陋的猪头，瞧瞧盘子

中那颗还在微微跳动的猪心,觉得心满意足别无所求。我站在猪架、血水、烫毛水、猪下水和余温犹存的猪粪便之间,慢条斯理地收拾着屠具,接着,一阵恶心袭来,我只好不雅地蹲下身子,在猪毛狼籍的屠宰场像醉鬼一样翻江倒海地呕吐起来。我吐得痛痛快快,几乎把五脏六腑全给吐了出来,可我感到的却是幸福。我知道我现在是幸福的。

我就是范进,你用不着怀疑,没人愿意冒充疯子或傻瓜。这是 1563 年秋天的黎明。我蹲在屠宰场上尽情呕吐。我既不沮丧也不悲观。我想我这位五十岁的老同志已成为了一位名副其实的乐天派。我杀猪卖肉,过上充实的生活。这是个了不起的诺言,二十多年前我就许下它了。在那个不寻常的春夜,妻子以月经来潮为由拒绝作爱。我知道,她只是心情不好,她不希望自己托付终身的人成为一个最有名的落第书生。在她看来,一个人可以落一次榜、落两次榜、落三次榜,但怎么能落十三次榜呢?!“与其这样,还不如跟爹杀猪算了!”唉,言之有理啊!我把妻子揽入怀中,双手不停地搓着她的骨盆、臀部和因为伤心而颤栗的双腿。我许诺,再考一年,如果不中,就去杀猪。妻子笑了起来,既幸福又幼稚,她哪里知道,我这是在哄她呢!诺言与理想岂能相提而论,说实话,无论是一次次名落孙山、穷困潦倒的那些日子,还是后来在杀猪卖肉和因此而发迹的那些日子里,我从未丢开那些该死的经书。我的理想是金榜题名,我在等待面圣的那一天。我想我会实现这个伟大理想的,尽管此前我必须做好准备,准备接受命运安排给我的所有的卑贱行当。我杀猪卖肉,在葬礼上声泪俱下地唱挽歌,在酒楼里兴致勃勃地拉皮条,在茶肆里说黄色段子,煞有介事东晃西晃为大腹便便的盐商寻找一处死后居住的豪宅……唉,一言难尽,鬼知道还有什么严酷的人生考验……但这又算得了什么呢?如果你是天上的星宿,一时被流云遮蔽又有什么关系呢?

而且我干那些勾当不也干得十分出色吗？说真的，无论在哪一个行当，我都干得不错，我都可以问心无愧地说，这家伙，还真不赖，算是个不折不扣的能手。

可是，他们说我是个白痴和穷光蛋。当然不是这样，这都是诽谤。我的童年过得不错，幸福，快乐，自由自在，有许多孩子之间的风流韵事。家境也不错嘛，虽然不算富贵，但完全称得上小康。父亲是个有想像力的农民，他把四十亩水田旱地安排得头头是道，其中十八亩种水稻，五亩种花生，十亩种豆角，剩下的种上了鲜花。一年四季花开不断，我家成了蜂房和蝴蝶谷，一家老小变成了园丁。父亲还有五十亩果园。他简直着了迷，一门心思花在上面，花在这些荔枝、龙眼、杨梅、柿子、杨桃和桑树身上。这些幸运儿以一种神秘的秩序分布在山冈上。从山顶往下看，它们的模样有各种变化，有的像羊头，有的像虎尾，有的像青龙，还有的像半蛇半龟的怪兽。这些有趣的形状，你看久了就会头晕脑胀，忘掉回家吃饭的时间。至于林间小路，那就更复杂了。每个路口都挂着“非进非退”“不生不灭”诸如此类高深莫测的字样。它们之中最重要的一个理应是“迷途知返”，因为这样一座神秘的果园不是什么人都可以随便进出的。据我所知，有十三批妄图不劳而获的小偷被困其间，恐慌使他们捶胸顿足，鬼哭狼嚎，最后在宽宏大量的父亲的指点下，才屁滚尿流地逃出由果树和草木构成的迷宫。

我小时候，那日子真叫太平，没有人知道灾害的概念，洪水是个陌生的词汇，飓风也只是在春夏之交做做样子。大海风平浪静，潮涨潮落合乎自然的规律。气候非常的好，虽然有春夏秋冬，但人们感到一年都是春天。那时节日很多，按规定每月都有三次以上的节日，那是些屠宰节、西瓜节、杂耍节、角力节以及更多以神仙、时令的名义设立的节日。有很

多集体庆祝活动,他们相信一个人的幸福可以变成一千个人的幸福。节日期间,他们的性生活不会受到干扰,依然按各自的规律和自己的女人上床欢娱。节日就是生活的一部分。不幸的事很少发生。邻里关系很好。婆婆妈妈的纠纷轻而易举得到调解。人们宽宏大量,不斤斤计较个人得失。没有大盗,对小偷的处罚很轻。杀猪的也没有机会当官。那时候喂猪的没有市场,没有人推荐他们去当官。

据说皇帝爷在遥远的京城想念他的臣民。他讨厌猪、猪粪、猪下水和其他与猪有关的事。他对此不感兴趣。皇帝本人吃素。但他没有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他的素食主义。他主张适当饮酒、过有节制的性生活并进行有规律的健身活动。皇帝的英明不止于此,他请自己的手下代拟诏令,开科取士,在全国范围内挑选贤才。考的全是些要紧的经文,试题明白晓畅,不会让人头晕产生歧义。那都是些高尚的题目: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之类。没有作弊的现象发生,考生不会夹带字条进场。监考官都是些目光锐利、口方鼻直的家伙。没有人想到贿赂。那时候“风气”还是个令人放心的词。书生们意气风发,梦想着把自己的才学献给英明的皇帝和他不朽的王国。我就是这样的书生,或者说我曾经就是这样的一个书生。人们说我前程无量,而事情的发展看来也不想辜负人们的期望。一切都表明我的理想十六岁之前就要实现了,而事实上,十六岁那年,上天对我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王伯川:王老师

三月初一个黑咕隆冬的夜晚,那个提着破包裹匆匆逃离福建兴化府的人就是我,因为在天黑之前,有人秘密告诉我,兴化府不开化的刁民们

已经纠集成一个可怕的犯罪团伙,他们已经完全失去了理智,正脸红耳赤、义愤填膺地准备木棍、绳索、砖头和成桶成桶的屎尿,准备在天亮之前对付我。他们打算用木棍打断我的腿骨和肋骨,用砖头敲破前额和后脑勺,然后五花大绑,将鲜血淋漓的脑袋搥到尿桶里消毒。我感到恐怖、愤怒、不安和解释不清的委屈。作为一位有执照的私塾教师,我问心无愧。为了教育这些刁民制造出来的更加刁钻蛮横的泼皮、那些撒尿搓泥巴的七长八短蠢牛般的泼皮,我几乎都要犯上疝气、咽炎和肋间神经痛。作为这一切的回报,我每月的薪水又是多少!我算了一遍又一遍,总共十钱八分碎银!十钱八分!八户子弟总共才给我十钱八分!这是一个什么概念你完全可以想像!十钱八分,姓苟的最大方给了六分,姓方的给了五分,其余的给三分,也有给一分的!这就是我每月累得吐血调教那些泼皮的回报——十钱八分!还不够我一个月的伙食费,更别提有所积攒,凑足足够的银子把庵里那位早已有意还俗的尼姑妙心娶回家。可是我每月的薪水才十钱八分!天哪!我还要打多久的光棍!我已经不是一个小伙子了!光阴流水,时光无情,我都五十九岁了!这是一个尴尬的年龄,但是这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年龄!时不我待,难道我还要靠意淫打发日子!老天在上,我已经打了五十九年零三个月的光棍,扣除发育前的十三年,那也是足足四十六年零三个月!你们猜猜,我这四十六年零三个月是怎么捱过来的?四十六年哪,他们,那些不开化的刁民们还笑我屁股没肉。

更气人的是他们现在竟然想打破我的脑袋!他们说这个人是个流氓、骗子、游方郎中、暴徒、有危险思想的不安定分子。他们还广泛收到两本题为《瞪大眼睛仔细看》和《擦亮眼睛看清楚》的小册子。在这两本小册子中,我的朋友、同学、狗娘养的周进先生提醒人们注意王伯川这

小子虽为儒生却蔑视儒教,不但心怀异端邪说而且身体力行异端邪说,更加难以容忍的是这老东西伤风败俗、调戏妇女、有小偷小摸的恶习以及缺乏人性,因为他把自己的私生子丢在尼姑庵,而自己一个人四处招摇撞骗。这就是我的老同学,周进先生,我先后借给他两次钱,一次十钱八分,另一次也是十钱八分的朋友对我的回报。

我满怀悲愤的心情逃离了兴化府,想找个安静的去处,于是就想到了桃花源,据说那里民风淳朴,有成群结队艳如桃花的女人和老实巴交、永远心平气和的男人。但是没有人知道去桃花源的道路,知道了也不往外说。这是他们的规矩。他们都结成严密的帮派。会稽山也是个好地方,我爷爷在那里住过,他是个有名的隐士,很有名的隐士,但是我真想踹他一脚。这个爷爷,还好这位神神道道的爷爷只不过是假冒的爷爷,否则他的屁股真得挨我这个不肖子孙一脚。我想进学都想晕了,而他却装清高放着官老爷的轿子不坐,躲在深山老林中找一位年老色衰的还俗尼姑恋爱。这个呆子,城里有的是丰乳肥臀的女人……但是,我为什么要叫他爷爷呢?这是个深奥的问题,现在不是探讨它的时候。我可不想自我分析,这不是我的习惯。好了,我还想到京师,京师是个更有意思的地方,那里住着皇帝和厚肚皮的大臣们。皇帝是个神通广大的人,而且为人亲切、宽厚,大臣们犯了再大的错误也只需在肚皮上捱三记闷棍,行刑者也是王国最仁慈的人,他们往往下手很轻,唯一的考验是,行刑前他们得吃饱肚子,对此皇帝是有严格要求的,“爱卿,你可不许厌食啊!”如果有人故意不填饱肚子,那就得加大刑罚,改在后脑勺挨三记闷棍,所以大臣们对肚皮上的三记闷棍毫无怨言。它们受得了。他们用不着担心被皇帝干掉。皇帝以前干掉不少人。那都是些皇帝的朋友,他们犯了个错误,以为皇帝是他的朋友就可以摸他的头。但是,皇帝对他的

头是相当忌讳的,因为他小时候是个癫痫头。可想而知,那些人必须干掉!现在,皇帝是位素食主义者,对治国安邦和修身养性有同样深的造诣。一切他说了算,没什么能难倒他的。我帮不了他什么忙。京师,我心中的京师,还是让我遥遥地祝福你,为你祈祷!

至于南京,乃是太祖皇帝建都的地方。周进那狗娘养的说了,那南京城里城门十三,外城门十八,穿城四十里,沿城一转足有一百二十里。城里几十条大街,几百条小巷,都是人烟凑集、金粉楼台。城里一条河很有名的,叫什么来着,让我再想想,叫秦什么来着,很有名的,到了有月色的时候,更有那细吹软唱的船来,而船上的女郎,天哪,连那层薄薄的轻纱也解开了,望着仿佛一群正要集体私奔的瑶宫仙女。但是,我不得不考虑的是南京人的道德品质,他们都是些才子,这毫无疑问,但是我不得不考虑他们的思想品质。我的一位以前是现在还是朋友的人告诉我那些才子不但全是酒色之徒而且心胸狭窄,眉头紧皱,因为尽管他们才高八斗但始终没有搞清楚皇帝为什么好端端的南京城不呆偏偏把京城迁往北京。他们想不通又不敢说,想不通让他们犯上了便秘,不敢说又让他们得了肠梗阻。皇帝啊,您老人家为何要弃我们远去啊!据说,他们就是这么一整天一整天呆在马桶上发出有节奏的哀叹。他们只好以酒浇愁,把疑问和哀愁一股脑儿地往河边的那些女神仙身上倾泄。他们眉目紧锁,把忧郁传染给了那些载歌载舞的人儿。他们,南京城的老老少少们尽管日子美满却情绪低落,心情总是不好,必须不停地参加河边的晚会。如果外地人去了,而且不小心说了什么不知趣的话那理所当然要遭到迎头痛击。我的学兄,狗娘养的周进先生一回去了南京,不知说了句什么蠢话,结果南京的才子就拟了句对子,贴到了周学兄所在驿馆的门框上,上联如下:“呆,秀才,吃长斋,胡须满腮。”还没等南京的才子想

出下联，周学兄就连夜卷了铺盖，屁滚尿流地逃出了南京城。教训沉重，前车之鉴，不可不察，再见，南京城，南京城眉头紧皱，像是整日挂着一只螃蟹的才子们；再见了，那条有名的河流——它叫什么来着——这辈子我怕是无缘与你相会了，无缘品尝你那令人销魂的琼浆玉液了。

南方，繁花似锦，是个好地方呀！广州城满街移动着一座座像小山包一样的意大利佬、荷兰佬和英国佬，毫无疑问，他们都是些色狼，但没听说过有人拿棍子去敲他们的头。于是我出发了，去南方寻找我的乐土，把那些粗鲁的兴化人、卑鄙的友人和令人恶心的造谣中伤抛到脑后。我花了十钱八分碎银雇了辆车把轱开裂的旧马车开始了我人生中的又一次事关重大的旅行，我愿意称之为远征。我所乘坐的快散了架的马车颠颠簸簸地跳跃着，在东南沿海的驿路上哐哐当当响个不停。我不时回头张望，生怕那些擅长田径运动的兴化人从背后掷来沾满屎尿的木棍砖石。在一次又一次惊惶失措的回头张望中，我不禁悲从中来，老泪纵横：我，一个饱读经书的老儒生，怎么就成了流氓、伤风败俗的恶棍和装神弄鬼的巫师？我用拳头猛敲太阳穴，想让自己聪明一些以便搞清楚，一个童男子是如何变成流氓的。我还是没有明白过来流氓和我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至于妙心，她想还俗是她自己的事，完全是她自己的事。我不过是为她看过几次女人们那些说不清的疑难杂症，我的手法是轻柔的，目光是无邪的，我们之间的友谊是纯洁的，感情——如果有的话——也是无比真挚的。我们之间没有性关系。我是五十九岁的童男子。她还是一名处女。对此我可以作证。唉，妙心呀妙心！就不知你是怎么想的，不过那也不必让我知道，那完全是你自己的事。你是自由的，可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且我已经说了，我们之间，不会有结果的。那卦，你也看过了，吉凶难断，进退难断呀！

马车驶过泉州府,天边已经露出了鱼肚白,在刚刚过去的夜晚,在黎明前的小盹中,我做了个不堪的梦,那真是不堪的梦!真叫羞死人!是否要说出来?哦,不!我更想说的是除了在梦里,我基本上可以称作君子。我以我爷爷的名义发誓,除了在梦里,我完全称得上是个好人。我并不想干任何坑蒙拐骗的勾当,讨厌所有伤风败俗的行径,主张对小偷小摸加大刑罚,以保证员外们的安全。我对盐商、财主一贯言辞恭敬。如果有可能的话,我想写部书,一部名为《一位老儒生的自述》的书。在晨曦中,在昨夜梦醒时分,那些美妙的言辞已经活泼地跳进我的脑海中,像晶莹的露珠在闪光。如果有可能的话我愿意用它们开头:“现在我要做一项艰巨工作,那就是把一名老儒生赤裸裸地揭露在世人面前,胆小鬼用不着害怕,我说的赤裸裸不是肉体意义上的赤裸裸,而是心灵,是更为崇高的心灵,我要真诚地把自己的心灵赤裸裸地袒露出来,就像一位哺乳期的女人袒露上半身一样,像她们那样坦荡地、甚至有些骄傲地袒露自己装满甜蜜乳汁的乳房,袒露傲然挺立的乳头、青色的血管和暗褐色的乳晕。总之要袒露,毫不隐瞒地袒露。如果时机成熟的话,那些梦我也想袒露,尽管它们确实是虚无飘渺的、不存在的、以及不堪的。但我也认为袒露它们不仅仅是时机问题,尤为重要的是它们的存在对于旁人来说毫无意义,它们只不过像一场难以捉摸的慢性病,像一位刁钻古怪的小儿给我持续的、悄悄的、甜蜜的折磨。我真想抛弃它们,但我真的不敢想像要是没有了它们我的那些日子将会怎样熬过。”唉,这就是我的开头。也许它们将会变得很有名,被一代又一代的人传诵、借用和抄袭。朝日初上,这是一个乐观主义的早晨。我忍住辛酸悲愤的泪水,拉开马车的窗帘,发现露水已经打湿了早已开裂的车轼。车夫冷峻麻木的脸庞在霞光中像是一座几百年前的雕塑。路旁,百花齐放,蜜蜂疯狂飞舞,不

停地发出狂言呓语般的嗡嗡声。

旅程顺利,没有发现从兴化府跟来的长跑选手。马车跑得更快,尽管它不过是一辆破车。马夫是尊不用休息的雕塑,只不过他的脸看上去比出发时凹陷了些。那匹瘦马有惊人的脚力,似乎它的主人给它吃了特殊配方的饲料。一天时间,马蹄和特殊配方的饲料把我们送出了福建,夜色来临时,沉默的车夫开口说我们已经进入了潮汕地区。他不愿意再跑了,我给的钱也许不够用了,但他并没有流露出丝毫的怨意。也许他只是想休息一下,找个落脚的地方喝上一杯,再给他的神马喂上一颗神奇的药丸。而我,难道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吗?难道我没有一张用来咀嚼的嘴巴和一副健康的肠胃,或者这些老娘给的、人人皆有的东西已经在我身上失去了功能?不,你不能这么想,否则我会把你当成愚蠢的人。你应该告诉我,别害怕那些鲁莽的人了,别瞎跑了,该好好休息一下。夜色由灰变黑,我们找了家清静的、没有妓女的客栈住下。客栈灯笼高挑,上面挂着四个浑圆的隶书“元宝客栈”。借着灯笼暗淡的光线,我看到店小二是一位胖子,他已经站在门口用一种难听的语言招呼我们。他身后的门框上挂着副雅致、绝妙的对子,上联是“夕阳返照桃花坞”,下联是“柳絮飞来片片红”。我不由喝了声采,而我们的神马已经卸下车轭,打出了旅途开始后的第一个响鼻。

我要点些什么菜来犒劳自己和那位不辞辛劳的马夫同志?一斤牛肉、五斤烧酒,十斤米饭,外带二十个潮汕风味的肉包?不,那太浪费了,还是来点清淡的好。我给自己安排了馒头、酸菜炒五花肉外加两片咸豆腐,也叫小二给车夫安排了同样的一份。我的那份并不比他的那份多,但车夫坚持去掉了酸菜中的五花肉,好像他是一位素食主义者。我知道他不是,不过对他的坚持我还是表示了理解。我们很快就各自解决了问

题,起身拍拍八分饱的肚子,觉得这样的饮食习惯不但节约、合理而且有益健康。没有在酸菜中发现可疑的东西。马车夫对这顿晚餐表示满意。他抚摸着自已稍稍鼓起的肚皮说,这样的饮食习惯是有益健康的。然后他表示他无法与我共度良宵了,他得连夜赶回兴化府。他没有说明理由,但坚决否认是因为我给的钱不够了。他像一名谦谦君子一样地说:“送君千里终有一别,”然后双手一拱,上马扬鞭,如释重负般地吆喝了一声。那马车骨辘辘地在黑夜中消失,像是驶进了未知的将来。

我的未来会怎样究竟有谁会知道?我带着这个沉重的疑问进入了混乱不堪的梦境中。这回首先出现在我梦中的不是一位尼姑而是一位道士。这位阴阳先生摇晃着铃铛,说我是三位状元的恩师。我心旷神怡地倾听着吹捧,那铃铛听起来清脆空灵,犹如来自天官,然而这不食人间烟火气息的铃声让人饥肠辘辘。“我要喝粥!”我大叫一声从空灵的铃声中惊醒过来。四周黑咕隆冬,木榻散发着霉味,不知鼓过几更。我有些伤感地挑亮灯火,披衣起床,元宝客栈寂静得像藏在地下三尺的一瓮银子。我呆坐了很久,然后打开床头的包裹,掏出了两本《周公解梦》,我知道周公无法为我指路,但他可以陪我度过三月末的这个凄清的夜晚。

“小二,贵府可有些知书达礼的乡绅?”

夜晚走到了它的尽头。大清早,我在霉味中踱出客房,张开鼻翼深呼吸,我有点喜欢这种霉味,当我确切知道这霉味来自木榻、草席和这客栈角落里的其他东西而非来自我身上的时候,我就更加喜欢了。它就像是某种镇静剂,昨夜的烦恼似乎也在这股霉味中烟消云散。我心平气和地从言谈诙谐、见多识广的店小二那里打听到了一连串广东有名的乡绅。我选择了南海的范行。据小二所说,这位范行先生以慷慨和爱花闻名。他是名业余园艺师和易学爱好者。也许我可以去他那里碰碰运气,